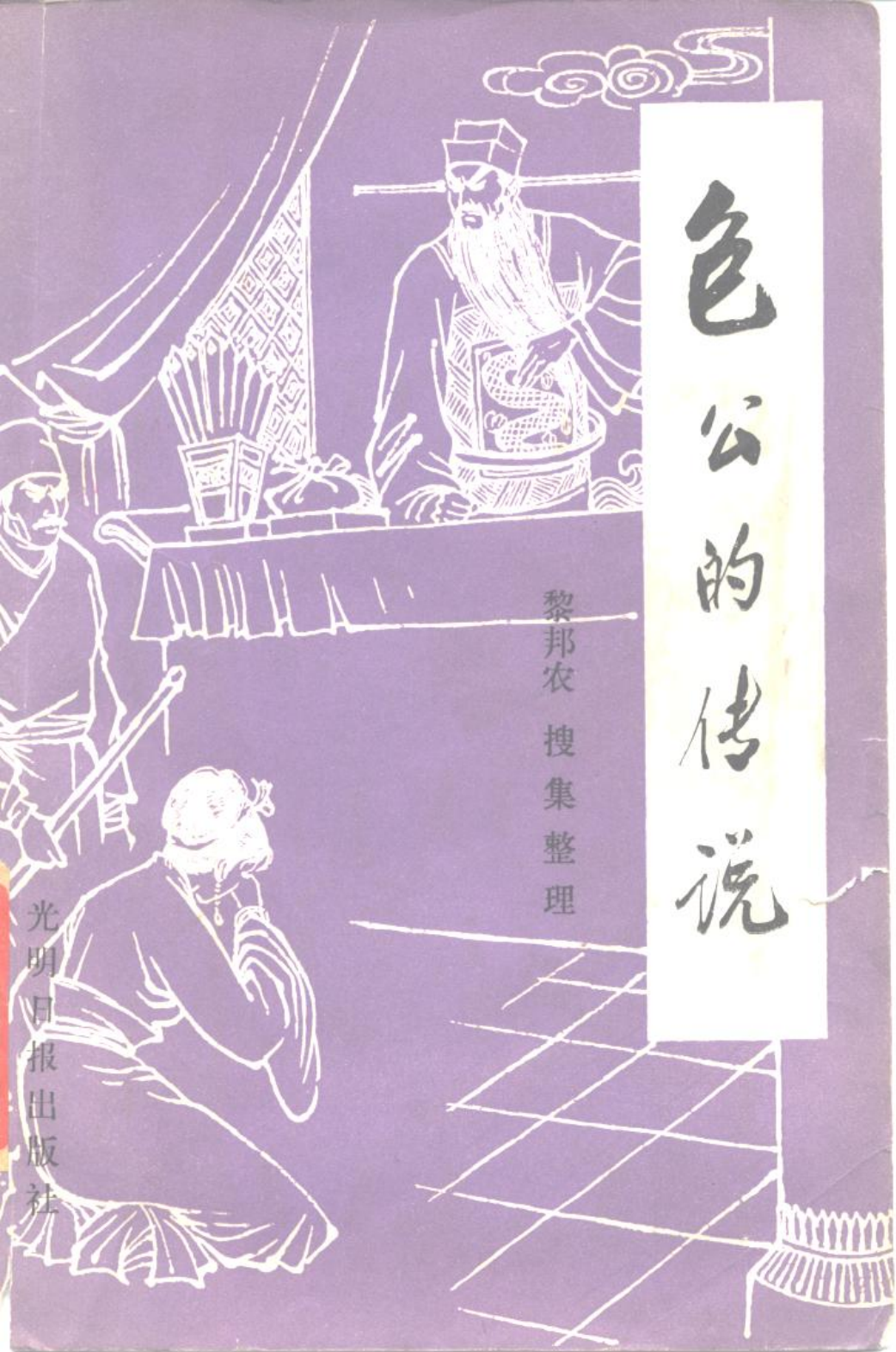


色公的传说

黎邦农 搜集整理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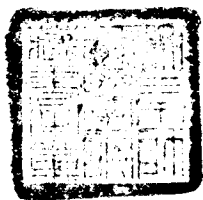


包公的传说

黎邦农 搜集整理



21089686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1986

1089686

责任编辑：赵永辉

包 公 的 传 说

黎邦农 搜集整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印张110千字

1986 年 6 月第一版 198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25,5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263·039

定价：0.90元

目 次

两牛抵角案.....	(1)
胭脂山.....	(4)
审牛舌.....	(7)
坐高低轿.....	(15)
石板受审.....	(22)
计捉偷瓜贼.....	(27)
护法打舅爷.....	(31)
打笆斗.....	(33)
判上衣.....	(40)
三掷砚.....	(44)
放驴判驴.....	(49)
智雪慧了和尚.....	(51)
原服赴任.....	(57)
寒稻青.....	(61)
戒赌石.....	(69)
灰栏判儿.....	(75)
撕伞判伞.....	(80)
妻归原夫.....	(84)
敞开衙门.....	(89)

双案同审·····	(95)
看粪判鹅·····	(101)
拷问城隍·····	(104)
巧断鸡蛋·····	(112)
陈州十八里——大得有理·····	(117)
箭杆黄鳝马蹄鳖·····	(121)
廉泉·····	(125)
怒拆青莲池·····	(128)
智判白大布·····	(137)
长嫂如母·····	(141)
瓦埠河背纤·····	(148)
清不过包公·····	(154)
老家人包兴·····	(157)
包河藕·····	(162)
铜壶隔年酒·····	(164)

两牛抵角案

据说包拯第一任是天长县知县。那时，他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；前任秦县令，可是个满头飘霜的老头儿。秦县令一见来了这么个一招水一冒的嫩货，心里怦怦直跳，犹如“十五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”的。嘴里不说，心里有数，竹篾做扁担，只怕上不了肩。这秦县令为人朴实，为官清正，担心年纪大了，处理不好政务，坏了一世的清名，便向朝廷交了告老辞呈。朝廷准了，谁知竟派来个年轻的新举人。

两人见了面，寒暄之后，半晌无语。秦县令不说交县印，包拯也不说接县印，两人盖着盒子摇。一会儿，一拱手，包拯回到旅栈，秦县令回到县衙。

秦县令在县衙发呆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办？好一会儿也未想出个头绪来。忽然，县丞走来说：“老爷，因牛抵角牛死而打官司的张满李囤，在监中骂大人糊涂。”

“啊！”

秦县令一惊。是啊，把案子拖着，判不清，不是糊涂是什么。可是这个案子棘手啊！

原来，张满李囤是一对要好的朋友，同住石塘桥。昨天，两人牵牛上坡吃草。牛一上坡，俩人就坐下叙谈起来。

一会儿，两牛抵起角来。两人都未起身拉牛，仍旧坐着，边谈笑边看热闹。谁料，两牛抵了好大一会儿，张满的牛竟把李囤的牛抵死。牛是农家的大牲畜，死了还得了吗？李囤要张满赔牛。

张满说：“牲畜打架，与我何干？又不是我打死你家的牛，怎么能要我赔。”

李囤不答应，便要拉张满的牛。张满不依，两个好友便吵起来，告到县衙。秦县令听明了缘由，在心里想：判赔，张满吃亏；判不赔，李囤吃亏。左右平衡，老是秤不平。就手一挥说：“两人收监，让我慢慢想来。”

张满李囤一进监狱，两人不争也不吵了，两嘴一齐说县令糊涂。他们担心时间长了，死牛肉臭了。

听了县丞报告，秦县令虽然对判案子还是拿不定主意，心里却是一乐，我何不让包拯试试哩！于是吩咐县丞说：“请包大人。”

包拯一来，说：“老大人，有何吩咐？”

秦县令说：“包大人，老朽即将卸任，但留下一案，回去心不踏实，想请包大人给判个明白。”

“晚生理当尽责！”

秦县令立即吩咐：“升——堂！”

秦县令让包拯坐了公案，自己一旁坐看。张满李囤带上堂，诉说了案由。包拯一听，哈哈大笑。笑得秦县令和张满、李囤目瞪口呆。笑罢，说：“张满，李囤，你俩只顾说笑取乐，看牛抵角死亡，以致朋友反目。牛死怪人不怪牛。如今作仇，大不应该。我让你俩和好如初。”

于是，提笔判道：

二牛干角，

不死即活，
活牛同耕，
死牛同剥。

张满看看李囤，李囤看看张满，两人笑了。同时说：“这样公平合理，谢包大人。”

秦县令一旁乐得直点头，想不到包拯才思这么敏捷，办事这么公正。待张满李囤一走，就把县印交给包拯。有包拯当县令，他可放心回家养老了。

胭 脂 山

天长县城里有座小山，满山都是桃树。阳春三月，山上桃树开了花，红艳艳的，象胭脂一样。因此，人们叫它胭脂山。据说，这胭脂山上的桃树，还是包拯领头栽的呢！

包拯出任天长县知县。一到县衙就换下官服，出去查访：一看山形地势，二查风俗民情。

巧得很，出门就看到一个秃山顶，光溜溜的，黄蜡蜡的，真难看啦！包拯看了，心里挺不自在。回到衙门后，他便吩咐衙役，请几个老人来商议。

几个老人来了，包拯说：

“父老，这山可好？”

“好啥？象秃子一样，挺难看的。晴天，风刮得满城泥沙；一下大雨，黄泥水漫得满街都是，还灌到人家屋里呢！”

……

送走了父老，包公便决心整治这座秃山。怎么整治呢？把它挖掉，工程太大，何况刚来上任，事情很多，也顾不上去铺那么大的摊子。猛地，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：栽树。常言说得好：“人要衣裳马要鞍，土山就靠树打扮。”

好主意！可是，从哪里来拨一笔款子购买树苗呢？正寻思着，忽然衙役来报：

“城内财主沈千亩来访！”

包拯说：“有请。”

沈千亩进来后，二人分宾主坐下。寒暄过后，沈千亩拿出一张大红请柬，说：

“包大人到我们这偏僻的地方来，真是辛苦得很。小人备有水酒一桌，为大人接风洗尘，万望包大人枉驾一行！”

包拯听了，眉头直打皱。心想，还没有办事，就有人来请客。常言说得好：“吃人的嘴软，拿人的手软”。这次去喝了他的酒，往后就得让他牵着鼻子跑啦。他刚想一口回绝，忽然想起了筹款买树苗的事。心想，我今天就来个借花献佛吧。便说：

“沈先生，我这个人可是从不喜欢‘接风’的啊；至于‘洗城’嘛，嗨——倒是可以试试！”

沈千亩一听，可糊涂了。“接风”和“洗尘”不是一回事吗？可是他一心想讨好包拯，也就顺着说：“洗尘；洗尘！”

包拯问道：“你打算花多少钱为我‘洗城’？”

沈千亩来劲了，回答说：“少说也得花二十两银子。”

“好吧！二十两就二十两吧！”包拯点点头，忽然又问道：“沈千亩 你会‘洗城’吗？”

沈千亩又被弄糊涂了，只好“嘿嘿”地傻笑着。

忽然，包拯手指县衙外那座秃山头说：

“喏，看到了吧？山上一遍黄，城里流泥浆；城里流泥浆，那有多肮脏！”

沈千亩眼看着秃山，连连点头，频频应声：“嗯，嗯！”

包拯又说：“洗城嘛，就是给山上栽树。到那时，山上

一遍青，城里流水清；城里流水清，那有多干净！”

沈千亩这时才明白，包拯说的“洗城”跟他说的“洗尘”是两码子事。他只好睁大眼睛望着包拯，连连答应：“是，是！”

包拯喝道：“沈千亩，你往后少搞这一套请客送礼的把戏！再这样，别怨我的板子无情！这次，就拿你办酒席的钱来买树苗，栽到秃山上去，美化县城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沈千亩打躬作揖说：“小人明白了。”

他晓得这次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回去后，就老老实实在衙里送了二十两银子到县衙。

购买树苗，二十两银子不够，包拯又从县银库里拨了一些钱添上。他吩咐全部买桃树苗。常言说：“桃三杏四梨五年”。桃树既好看，果子也好吃。树苗买来后，包拯亲自扛着锹上山去栽。衙役们看到知县大人亲自肩锹扛苗，也纷纷地跟着去。老百姓看着高兴，去的人更多了。很快，山上都栽遍了桃树苗。

第二年春天，满山绿茵茵。开花时，满山红艳艳的；夕阳一照，连山上的土都映红了。于是，人们便把这座山叫胭脂山。

审牛舌

包拯在天长任上的第二年春天，恰逢那里遇上了百年罕见的返春冷，耕牛冻死很多，严重地影响春耕、春种。年轻的包拯，爱护百姓，一见到这情况，当即出了一纸禁杀耕牛的布告：

本县晓谕黎民百姓：为确保春耕，春种，保养好耕牛，严禁私自宰杀。如有病牛，须请牛医诊治；诊治无效者，先报呈县衙，经查验后，方可宰。未经查验，擅自宰杀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

此布。

包拯命衙役把布告张贴到县境的晃晃沓沓，使全县的村镇镇，家喻户晓。

两天后，县衙门口来了个满脸皱纹的驼背汉子，要见包大人。衙役把他带了进去，包拯立即升堂。那人“扑通”一声，跪到地上，哭着说：“包……包大人，请你替咱庄稼人做做主吧！”

说罢，嗷嗷地哭。包拯看他那伤心的样子，便和气地说：“站起来，有话说清楚，你姓甚名啥，住在哪里，何事

要本县替你做主？”

那人擦擦眼泪，止住哭，站了起来说：“小民叫刘全，本县秦栏集人。昨晚，我去村边牵牛回来，进屋时，只听那牛呼呼直喘粗气，仔细一看，牛嘴上尽是血，扳开牛嘴一看，发现牛舌头被人割掉了。小人……小人可担当不起这私杀耕牛的罪名啊！”

“啊！”

包拯觉得此事蹊跷，一时难以结断，便问：“刘全，你平日可有什么仇人对头？”

刘全说：“小人本份务农，并无仇人。”

包拯又问：“也没有得罪过人吗？”

“小人……一时想不起来。”

包拯看刘全老实巴脚的样子，不象为非作歹的人，哪有把自家的耕牛舌头割去，来坑害自己的呢？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刘全，此事本县晓得了，那偷割牛舌的人，本县一定追查。牛舌已割，活不长了，你回去，就杀掉处理吧！不过暂时不要对别人说是本县准许你杀的。啊！”

刘全听了，点点头，心里一块石头落地，说：“谢包大人。”

第二天，包拯刚升堂理事，衙役便禀报说，有人告状。包拯命带上来。那人进来，跪在堂下说：“小人卜安，秦栏集人，开牛行为业。来告——”

包拯看卜安獐头鼠目，一脸奸狡习滑的样子，便问道：“卜安，你告何人？”

“告邻居刘全，目无王法，竟敢在大人‘禁杀耕牛’的告示刚刚上墙浆糊未干时，就宰杀耕牛。”

包拯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小小的天长县，稀奇古怪的事还真不少咧。昨天来个刘全，说牛舌被人偷割去；今天

来个卜安，告他私杀耕牛。若说刘全会自己坑自己，难道刘全外表老实，内里刁顽吗？若说刘全私杀耕牛，为什么地保①、乡里人不来告？偏偏卜安来，是何道理？难道卜安与刘全有隙，借着王法报私仇？如若情况不实，不是冤了维护王法的人吗？想到这里，包拯说：“卜安，你是好样的。三天后，本县带被告来审问。”

然后，包拯又从公案上走下来，凑近卜安，小声地说：“卜安，你回去，把那牛舌悄悄地买下来作证。啊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”

卜安见包拯准了状，好不快活；可听到包拯要他买牛舌作证，脸色“唰”地变了，旋即又恢复常态，说：“小人遵命。”

这一切，眼快的包拯都看到了。卜安一走，包拯就吩咐亲随张千说：“悄悄盯着卜安，看他干些什么？”

张千得令走了。

是夜，二更时分，秦栏集百姓已进入梦乡，唯有集北一间屋子里，灯影绰绰，堂上坐着一位五十开外的老人，头巾放在桌边，身穿黄色直摆，正在自斟自饮。忽听“砰砰”的敲门声响。那人应声开了门，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个头高大的书生。他生得天庭饱满，面皮微黑，浓眉大眼，仪表堂堂。进屋后，向老人躬身行了个礼，说：“小生由广陵②来，奔天长去，因贪赶路程，误了时辰，错过店栈，见老丈屋里有灯，登门打扰，求个方便，借宿一夜。”

老人说：“行，行。常言说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谁又能背着屋子行路呢！请坐，请饮一杯。”

“谢老丈。”

“请问相公尊姓大名，何事到天长？”

“小生姓方，单名岸，到天长投亲。”

“噢；噢，方岸，好名字。”

“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，以何业为生？”

“我嘛，姓束，双字大成，是秦栏集的地保。”

方岸忙起来，说：“是地保老爷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束大成看方岸懂情知礼的，越发欢喜，提起酒壶，又给他斟酒：“方相公，不必客气，再饮一杯。”

方岸连忙拦住他说：“谢谢束大爺，小生没量，足够了。”

束大成也不强求，缩回手，就势给自己倒满杯，说：“酒嘛，少饮是好：提提神，驱驱寒凉。多饮，‘九老爷’当家，可就要误事啦。我因贪杯，差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。如今缺德事虽未做成，却落个‘说大话’的绰号。”

“啊！有这种事吗？小生倒要听听。”

束大成满饮了一杯，兴头更大，话越发多了：“那是去岁的事，我们秦栏集有个开牛行的卜安，他儿子得了痲病，请过许多郎中都未医好，又请巫婆画符烧香，也是‘西望长安——不见佳（家）。’后来找瞎子算命，瞎子叫他赶快替儿子娶亲冲喜，一冲就好。哈哈，真是‘吃柳条的扁筐子——瞎编’。一天，卜安请我去吃酒，一桌十二个碗，比过年还丰盛，真不晓得看钱如命的卜安，咋这么大方起来？既来之，则吃之，吃了再说。饭后，卜安说，邻居刘全有个十六岁的女儿，要我替他儿子做媒。娘哟，顿时，我酒醒一半，谁家愿把姑娘嫁给土埋到胸口的人？原来，卜安已经讲了四、五家，人家都拒绝了。没办法，才想起刘全，家穷，人老实，让我给跑一趟。常言说：‘吃人的，受人使’，我只得硬撑大头，拍着胸脯说，‘不是我束大成说大话，这个面子，刘全

一定会给地保老爷的’。谁知刘全竟未答应，卜安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。我暗暗的高兴，刘全未给面子，好！这缺德事不能做哇！不久，卜安的儿子就翘辫子^③了。从此，卜，刘两家结了仇；卜安对我也不满意啦，见面就叫我‘说大话’，说我吹牛皮。”

方岸听了，笑问道：“刘全为人怎样？”

“老实疙瘩。”

“那卜安呢？”

“他呀！红辣椒掉油篓——又奸(尖)又滑。开牛行的，只要能弄到钱，什么坏事都能干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啦，我差点被卜安吓坏啦。”

“咋回事？”

“嗯，昨天，也是这么个二更天，我巡夜回来，走到村后的乱坟滩，忽然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蹲在坟堆边。我以为盗坟的，就提着灯笼，掂着木棍，上前两步，大声喝道：‘干什么的？’‘是我——卜安，说大话，你咋呼啥？’‘深更半夜，到坟滩上干啥？’卜安直起腰，两手往裤管上直揩抹，说：‘我刚从城里回来，肚子痛，在这里拉屎。’我嗅嗅，没臭味；用灯笼照照，不见粪便。看看他的手，还有血迹咧。我吃了一惊，便喝问道：‘你咋搞了一手人血？’他连忙说，‘别瞎扯，这是牛血’。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束大成停停，向方岸问道：“方相公，你说这卜安可是个摸不透的怪人？”

方岸点点头说：“是怪，是怪。哎，他手上的牛血，是从哪搞来的？”

“这……这我倒没问。”

.....

是夜，方岸就和束地保在一起捅腿。天一亮，方岸便告辞了。方岸走了不一会儿，就来了两个衙役，对束大成说：“地保，知县包大人出巡到这里，请你去。”

束大成赶忙跟着衙役来到秦栏集街上关帝庙，进门就跪下说：“包大人，小人不知大人这么一早就出巡到秦栏，有失远迎，请大人恕罪。”

包拯说：“免礼。起来说话。”

“是。”

束大成站起来一看，哎！这大人好生面熟，好象在那里见过。

包拯说：“束大成，你可认识本县？”

“小人认不得。”

“你不认得我，我可认得你，你不是叫‘说大话’吗？哈哈。”

束大成一怔。啊，想起来了，这位包大人不就是方岸吗？不，不，不，他是方岸，为什么又叫包拯？方岸，方岸！啊，对啦，“方岸”，“访案”，包大人访案嘛！我好糊涂啊，连忙说：“包大人，恕我不知之罪。”

包拯说：“束地保，你哪里有罪。本县还要赏你呢。来，帮我审案。来人啦，带原告、被告。”

刘全、卜安被带上堂。包拯向刘全问道：“刘全，卜安告你私宰耕牛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刘全说：“小人是靠牛吃饭的庄稼佬，如何能在春耕大忙时杀牛？小人家的牛是被人偷割了牛舌，眼看要死，没法子才宰的。”

包拯又向卜安问道：“卜安，刘全家牛舌头，你买来没有？”

“没……没……”卜安没想到包拯提前两天审案，上堂